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战争的原因是什么？

我的和平信息：

一个人必须占有 "世界"，为了做到这一点，要通过武力获得对土地、水和空气的军事主权，这种想法贯穿了人类历史。在过去3500年的人类历史中，估计只有250年没有发生过战争。

希腊人、罗马人、巴比伦人、奥斯曼人、匈奴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等等，都曾试图以一个神、一个宗教、一个国王或皇帝、一个 "祖国"、"和平与自由"、自由市场经济或 "社会主义" 和 "共产主义" 的名义进行征服。征服世界的想法总是与拯救世界的想法联系在一起。

这就产生了统治阶级、"贵族"、金融和军事精英以及技术精英，他们迎合各自的统治，开发最新的武器系统。他们都相信自己高人一等。

这就造成了大量被压迫和被奴役的人，他们不得不为这些统治体系工作，不得不去打仗。这些人被自封的精英们视为并鄙视视为无名的 "大众" 的统治对象。

所有的生物自然界都在被这种意识形态和征服世界的做法日益摧毁。

目前，世界战争有两个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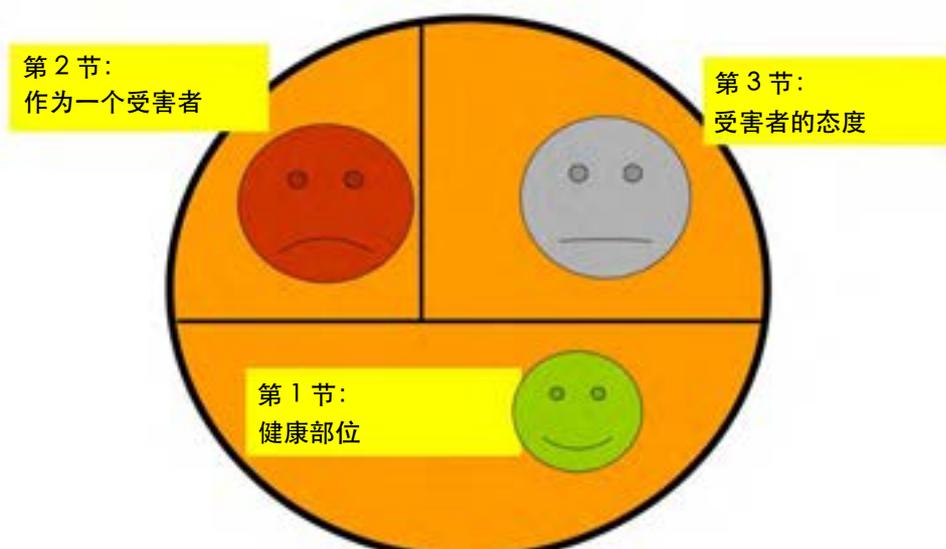
- 第三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资本主义西方集团和共产主义东方集团之间爆发，并以代理战争的形式进行，其中包括朝鲜、古巴、越南、智利、阿富汗、叙利亚、塞尔维亚以及目前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乌克兰，因为相互拥有原子弹，因此具有威慑力。自1945年以来，地球上没有一天不在某个时候发动战争。
- 目前，全球金融-制药-IT精英以 "新冠" 的名义对人类发动了第四层次的世界大战。它认为人类的救赎在于民族国家的解体和科学精英对人类所有需求的控制，由所谓的 "专家" 将我们改造成超人类，其中包括通过基因工程的手段。

现在不是战士，而是那些聪明的人，他们相信自己似乎可以不用暴力就能征服世界。他们也不是在与人类敌人作战，而是与 "病毒"、"疾病 "或 "气候 "作战。然而，如果没有警察和军事力量、威胁恫吓、审查和心理上的恐怖，封锁、隔离、口罩、疫苗接种就无法满足人类对接触和亲近的原始需求。

鉴于这个出发点，这里是我的和平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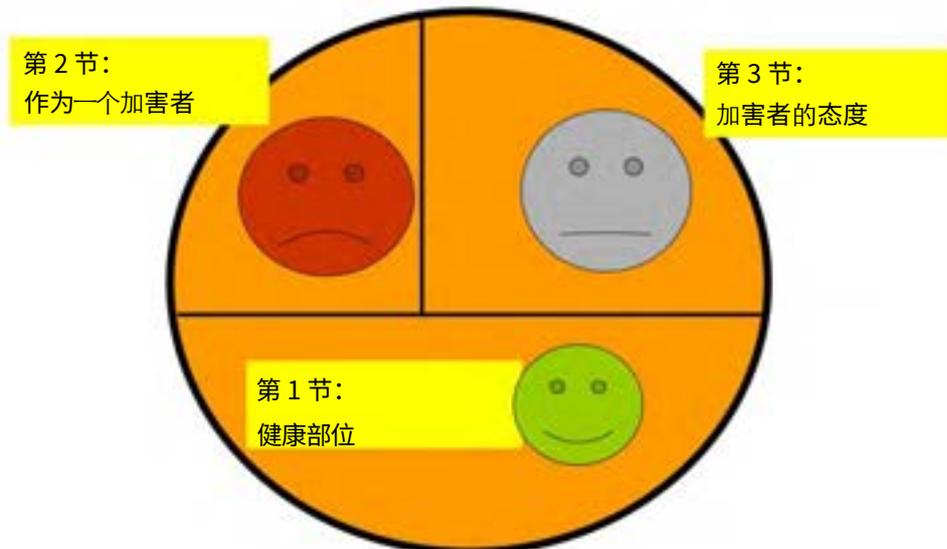
- 每个人际关系问题都是一个心理问题。它必须而且也可以在心理层面上得到解决，以便永久地解决它。
- 一个健康的人类心理是以真、善、美为导向，以建设性的社会互动为导向。
- 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健康和共同生活的观念是最佳专家。
- 对每个人来说，在他生命的开始，他的母亲就是 "世界"。与母亲的关系是我们余生感知 "世界 "的眼镜 -- 直到我们有意识地摘下它。
- 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必须用我的生命能量让受创伤的母亲活着，那就是一场生与死的游戏：一起生存或一起灭亡。
- 没有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想要战争，发动战争或为战争做准备。发动战争是对他人的蓄意和系统性的创伤--是一场生与死的游戏。
- 破坏性的心理根源和内心准备战斗和发动战争的心理根源在于自己的童年："我不被我的父母所需要，我不被他们所爱，我没有受到暴力的保护。我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受到爸爸妈妈的严重伤害=受到创伤"。
- 这使我们成为创伤的受害者，并导致我们人类的心理被分为健康、创伤和生存的部分：

成为受害者后的身份分裂



- 我们分裂出来的对死亡的幼稚恐惧就从父母身上转移到外部敌人身上。同样，对他们的无力的愤怒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都是无意识地发生的。
- 争斗的人实际上是在争取父母的爱，希望被父母看到。同时，他也害怕与父母不爱他有关的压倒性的痛苦。
- 这样一来，儿童创伤受害者就成了创伤加害者，他们对别人做了对自己做的事。
- 然后，他们既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受害者身份，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加害行为。
- 每个对他人施加暴力的人都会给自己带来创伤，并不得不采用施暴者的态度来为自己的暴力辩护。

成为加害者后的身份分裂



02.03.22

© Prof. Dr. Franz Ruppert

1

- 战争--针对自己的孩子、伙伴、雇员、公民、其他政府--只能从自己的健康需求和感受中分离出来，只能在头脑中用虚假的论据、谎言和宣传来证明。
- 除其他外，这是用加害者-受害者倒置的手段完成的：加害者指责他的受害者是加害者，并觉得惩罚他是合理的。
- 相反，创伤受害者在其受害者态度中，将创伤加害者视为他们的救星和恩人。
- 在战争中，从心理学上讲，没有赢家，只有输家。
- 在旧的、未消化的痛苦之上，只有新的痛苦永远被套在上面。
- 战争贩子是受过创伤的人，他们以自己愿意使用暴力和冷酷的态度将自己强加于人。
-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将自己置于中心位置，并从中找到乐趣。
- 他们以同伴的恐惧和痛苦为食。他们需要别人依赖他们。他们自己的内心是空虚的。

- 战争是为了分散他们对自身孤独的注意力。
- 然而，战争并不能使人摆脱内心的孤独，而只是进一步陷入孤独。
- 作为一个创伤的加害者，我使自己的心理受到更多的创伤。我不仅摧毁和非人化我的"敌人"，同时也摧毁和非人化我自己。
- 作为一个创伤加害者，我摧毁了其他人的生活和我自己的生活。
- 暴力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不断地制造新的问题。
- 战争和更多的武器并不能创造和平，而是为更多的战争和暴力的升级播下种子。
- 站在创伤加害者或创伤受害者一边，不管两者之间的心理动态如何纠缠，都会被卷入加害者-受害者的动态中，成为一个所谓的救援者。
- 这并没有结束犯罪者-受害者的动态，而是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动态。
- 目前的战争也给今天尚未出生的人带来了创伤，甚至是三四代以后。
- 我们不可能在今天赢得一场我们在童年时已经失去的战争。
- 战争是破坏性动力的表现：暴力=不公正=抽象的财富（货币资本）=意识形态。
- 而建设性的动力则是：真理=正义/权利=和平=具体的繁荣。
- 和平始于自己的内心。它是一种善意的感觉，是一种存在和爱自己的感觉。
- 如果你想获得真正的和平，你必须对自己坦白，努力解决你童年的创伤和成瘾问题。
- 如果我不知道我是谁，我想要什么，不爱自己，我怎么能对别人负责？
- 每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不管它起初看起来有多大，有多难解决，都可以用一种相互关爱的善意态度来解决。
- 有爱的人际关系的亲近会创造出安全和和平。
- 那些不相信或不能相信这一点的人，诚挚地邀请他们了解我的创伤治疗实践。

供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Ganser, D. (2020). 帝国美国。不择手段的世界大国。苏黎世。Orell Füssli 出版社。

Kennedy, R. F. (2022). Fauci博士的真面目。比尔-盖茨、制药业和对民主与健康的全球战争。Rottenburg: Kopp Verlag.

Ruppert, F. (2018). 在一个受创伤的社会中我是谁。斯图加特: K sel Verlag.

Ruppert, F. (2021). 我想生活、爱和被爱。恳求真正的生活乐趣和自由中的人类联系。汉堡: Tredition Verlag.

慕尼黑，2022年3月2日

Franz Ruppert教授，博士。

心理学教授和创伤治疗师